

# 尬舞网红葬礼外的尬舞直播

炙热的阳光从头顶照下来，在五颜六色的花圈中，在响器班吹奏的哀乐中，在灵车旁、在新坟前，4月17日，“尬舞皇帝”顾东林的葬礼上，主播跳得满脸通红，声音嘶哑。

回老家河南商水县养病的第44天，59岁的“尬舞皇帝”去世了。生命的最后时刻，肿瘤吸干了他的精神，他瘦得只剩一副骨架，脸色蜡黄。

当年，他像一匹健壮的马驹，在郑州人民公园跳着自创的“逮马舞”。这些视频现在还在网上流传着。顾东林染着红头发，踩着强烈的节拍，像狂风下的植物，摇摆、扭动。因为舞姿尴尬，被称为“尬舞”。

为了流量，在他生命最后时刻，尬舞圈的同伴们也为他的荒诞人生添了一笔。曾经一起跳舞的主播们抬着音响、直播架来到他家门口，在“苏喂苏喂”的伴奏下，穿着短裙、皮裤的主播们甩头、扭臀。



黄河一姐在顾东林家门前跳尬舞。

## “尬舞皇帝”之死

进入4月之后，顾东林的病情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恶化。脖子上的巨大肿瘤把他的头挤歪了，他躺在木板和砖块搭成的床上，干瘦的身体在被子里卷曲成奇怪的姿态。

寿衣和灵床都准备好了。除了今年准备高考的小女儿和在外地打工的小儿子，亲属们已经到齐了。他们蹲

在大门外的村路上，看着不远处成片的麦田和灰蒙蒙的天，有一搭无一搭地聊天。

他们无能为力。顾东林得的是恶性肿瘤，想治疗时已经到了晚期。

顾东林的妹妹回忆，症状初现时不过是长在腿上的几个小硬块，不疼不痒，没人在意。等疼起来时，他的小腿已经胀得像颗粗壮的萝卜，去医

院检查，才知道是纤维组织细胞瘤。

“其实那时候去医院切掉也没事了。”这几天，她一见哥哥就哭，眼睛揉出了红血丝。

4月16日早上六点半左右，顾母起床时他还有呼吸。“孩儿，甭管妈了，该走就走吧。”母亲帮他擦脸，掖好被子。出去转了一圈再回来，59岁的顾东林没了气息。

## 不能理解的领域

对顾家人而言，“红毛”和“尬舞”是他们不能理解的领域。他们不明白这群人为什么总要打来打去。“他们常常一言不合就开战，在直播中开专场对骂更是频繁。”主播高大尚说。

顾东林骂人的功力在尬舞圈很出名。“难听到无法想象。”短视频主播“黄河一姐”说。有粉丝在直播间质疑他，他就开个专场把人家祖宗都骂一遍；或者把粉丝的照片打印出来，扔在公园地上踩。

几个相熟的主播在回忆顾东林时说，他本质不坏，只是不够聪明，被别人当成了枪。“比如别人和粉丝起了冲突，跑到他直播间连麦骂人，他也跟着一块骂，粉丝就把账记到红毛头上了。”

生命的最后时刻，顾东林也为这些行为买了单。3月底，有朋友帮顾东林联系募捐，水滴筹的工作人员很快和他见了面，审核了他的病情材料之后，帮他上线了募捐页面，目标金额是30万元，够顾东林一年的治疗费用。

但筹款只上线了几个小时就被撤销了。“工作人员给红毛打电话，说后台收到了很多关于他的投诉，说他低俗、涉嫌欺诈。”高大尚回忆，顾东林听完脸色变得很难看，当天晚上饭也没吃。

顾家人最想不明白的是这些主播为什么要在病人家里跳舞。

3月中旬，顾东林回老家没多久，主播们也来了。他们扛着音响、海报，穿着短裙、皮裤，在村里开始尬舞直播。那时，顾东林还能勉强站起来，他戴着墨镜，坐在轮椅上跟着节奏甩头，配合主播们摆出各种姿势。

顾东林知道他们是来蹭粉的，他不介意。“我的粉丝就是大家的粉丝。”他靠在墙上说。

## “皇帝”的辉煌

顾东林过世的当天下午就被火化了，骨灰用红布包着放进棺材。除了衣服、鞋子、几张照片、跳舞用的墨镜和一个破旧的小音响，到离世时，他身上最值钱的东西是两个短视频账号，一个有两万多粉丝，另一个有七千多。

顾东林也曾经风光过。他从2009年前后开始跳舞。开始只是为了解压，跳交谊舞，后来觉得不够劲儿，才开始去歌舞厅蹦迪。再后来歌舞厅涨价了，他转战公园，蹭别人的音响跳。昏暗舞厅里自由摇摆的迪斯科搬到公园里，演变成了“尬舞”。

尬舞给顾东林带来了许多

东西。2017年，郑州市人民公园莲花池，他与六十多名舞伴创造了奇迹，“现场观众几百，网上观众几百万。”

他的视频通过网络直播从郑州的人民公园传到了全国各地，网上搜索“郑州尬舞”，有上百条视频。视频中的围观群众，里三层外三层。郑州多家媒体曾联合对他们直播，吸引了200多万网友点击互动。

原本为理发店招揽顾客而烫染的红发成了他在尬舞场上的标志，没人喊他顾东林了，他们叫他“红毛”。

最火的那几年，顾东林以直播为生。“一晚上能赚上万块，差点的也有几千块。”一个

主播回忆。

粉丝从全国各地赶来拜他为师。2017年，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三个兄弟被人介绍到县城的鸭厂打工，干的是繁重又枯燥的体力活儿。20多天，他们跑到郑州，因为丢了钱包，在广场上流浪了一周后，遇到了在广场跳舞的男人。

顾东林爽快地收留了他们，让他们住进了自己的出租屋，带他们直播。这三个平均年龄17岁的少年曾是红毛直播团队的主力军。

顾东林还因此收获了爱情。当时31岁的甘肃女人佳佳专门到郑州找红毛，当了他的女朋友。

## 看不懂的“艺术”

但在几百公里外的商水县农村——顾东林的老家，他的成绩从没被认可过。

“那是个啥呀！像发疯一样。”老家的村民这样描述他的舞蹈。他自创的、最得意的逮马舞在他们眼中也是个笑话，“逮驴还差不多。”

顾东林的妹妹也看不懂他的艺术。2017年，红毛火遍网络，有人刷到视频，告诉你你哥火了，她也假装听不见。“丢人。”

母亲每次想起这个儿子都会生气。外出打工的男人都给家里翻新了房子，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混凝土的二层小楼。只有顾家现在还住着破败的平房，那是顾东林父亲在世时盖的。

两个儿子娶妻生子，顾东

林都没出过钱。“这些年一共给过我1400元钱。”大儿子说，其中一千元是结婚时的随礼，另外四百是孙子孙女出生时给的。前几年，顾东林把手里的一间理发店转到大儿子名下，还收了孩子近万块的转让费。

顾东林弥留之际，母亲站在床前指着他骂：“你欠这个家的！”

尬舞和红毛的辉煌没能持续太久。2017年前后，因为利益纠纷，顾东林所在的“尬舞天团”内部分裂成两派。为了抢粉丝吸引流量，顾东林向昔日的舞伴宣战。

他把音响搬到金水河边，大喇叭冲着对方，让徒弟们在浑浊的水边跳尬舞，吸引了对手直播间的人流。为了抢回粉丝，对方干脆拿起直播架跳到

河里直播。红毛和团队成员也跟着跳进了水里。

尽管后来红毛向媒体解释，当时是队员的鞋子掉进泥里，他们在河边一边刷鞋一边跳舞，有人看到也跳进水里，以后不会这样弄。但这起轰动全国的“金水河尬舞”还是刺激了普通民众的底线，成为压倒尬舞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2017年底，郑州的多家公园命令禁止尬舞。他们在短视频网站上的直播账号也多次被限流、封禁。

围绕在红毛身边的圈子很快散了。彝族三兄弟不辞而别，没有留下一句话。顾东林早上起床以为他们在睡懒觉，直到接到三兄弟家人的电话，才发现三个徒弟消失了。

## 葬礼上的“直播”

顾东林出殡那天，短视频主播黄河一姐来了。她四点多就起床，开启了当天的第一场直播。留言条在屏幕下方滚动着，观众们想看她直播红毛的葬礼。

黄河一姐直播跳了十多分钟，涨了一百多个粉丝。直播很快遭到举报，她的账号被封了。她气得脸通红，“你看我多拼，举报我干啥呢？”她捡起跳舞时扔在一边的衣服，“至少损失一千块钱。”

她边说边切换到小号，转战到距离顾家十几米的草坪上，先在地上翻滚来了一段“驴打滚”，又卷起上衣抖动肚子，给村里的人们来了一段肚皮舞。

下午两点半，灵车停在顾家门口。鞭炮声响起，出殡时间到了。黄河一姐头上缠着白布，抓起地上的土抹在脸上，边抹边大声干嚎：“毛哥，你说话不算数，音响没留给我。”围观的村民一阵大笑。

顾东林的墓地被碧绿的麦田包裹着。棕色的棺材缓缓沉入土中，顾家的亲人神情悲痛。只有围观的人群还在等着黄河一姐表演新段子。他们怂恿她：“快埋了，你不哭一个？”黄河一姐打开音乐，在顾东林的坟前甩头、扭腰，跳起尬舞。

一段结束，围观的村民还在起哄：“再跳一段，你毛哥高兴。”黄河一姐喘着粗气摆手：“不跳了，累死人。”

(新京)